

### 翠神

余似心

最近多倫多，住在鄰近多倫多大學的市中心，剛遇上四天的慈善籌款，初時以為是節慶嘉年華，原來是為羊癲瘋病人籌款。

### 慈善籌款

有些表演就像在俄羅斯馬戲團看的一樣，美女掛在半空，一條軟繩子舞出萬千姿態，令人拍案叫絕。

路中央就有很多表演，最吸引的是多條高約兩層樓的人扮恐龍，所到之處必惹來大批人圍觀，晚上還發放七彩的燈光，噴出煙霧，極為精彩。

### 跳出框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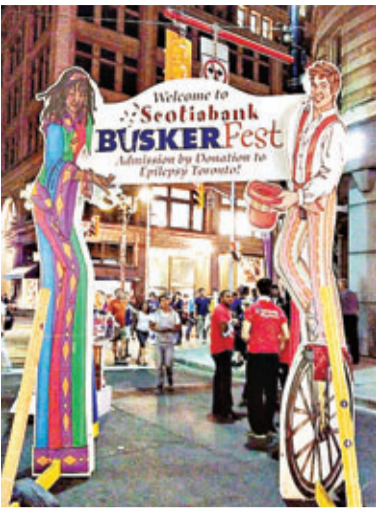
蒙妮卡

中國女性天生身材嬌小，傳統的美麗，就像古代文人筆下的一袖衫扇，玉，輕輕搖晃，體態婀娜而含蓄。

### 現代婚姻

馬丁

「高」才是美。高的想娶個「高白美」；女的同樣想嫁個「高富帥」。內地某電視製作的一檔相親節目裡，塗滿脂肪的長髮高女，最搶手；扭着屁股出來跳挑逗舞的，掌聲最多。



熱鬧的籌款活動。

在病童醫院一帶還有出售新鮮的有機農產品。穿著紫色制服的工作人員，到處向遊人募捐，加上與攤販的分賬，相信這次籌款極為成功。

最近有一男嘉賓自曝，上司是女人，他伺候她貼貼服服；將來同樣會借此經驗伺候女友或妻子。

大教授的研究結果，據說，會作為教學案例。道，竟然責罵了心靈脆弱的大少爺，下場可能是最高懲罰的「白頭人送黑頭人」！

### 輕於鴻毛兼不孝

潘國森

九月新學年開始，城中有兩大話題。一是有小學教員在暑假期間，涉嫌以廣府話最惡毒的粗口在鬧市辱罵警察，餘波尚未平息。一大學生「小學化」，香港終於出現「新一代」的學生。

道，竟然責罵了心靈脆弱的大少爺，下場可能是最高懲罰的「白頭人送黑頭人」！聽說現在中小學的「德育課程」有甚麼「生命教育」，結果卻是中小學生都認為自殺是處理生活上各種難題的一個「可行方案」。

## 在香港見到周樹人



魯迅 網上圖片

沒想到，真沒想到，在香港，居然碰上了魯迅先生。坐上香港地鐵，我的眼睛首先盯車門上方，若是地鐵過了站，地鐵將我送到哪裡去？突然走進另一種體制裡，我確有異鄉感，找不着東南西北，那可是麻煩死了——在香港真是錯誤不起的。上地鐵，人家是低頭看報，我是抬頭看車門，卻讓我驚訝了一下，車裡有魯迅！

魯迅走下神壇，其勢怕是難以再逆轉的了。課本裡的魯迅越發少了，魯門弟子嘆了又嘆，卻有多少用呢？不也沒見恢復麼？而除了課本之外，很多人包括所謂「異見者」，不是要將魯迅請下神壇，而是要將魯迅掃出文壇，打入地壇！公開的報刊上，非議魯迅的，多還又多，那語言尚「文明」，可以讓人接受；網絡上的發聲，可就難堪了，耳朵堆滿謔語垃圾了——網絡還是公開發聲的哪；而在我郵箱裡，常有入謬托我為他知己，給我發文章，叫我拜讀，那出語可叫人驚悚。比如罵魯迅，我見過發給我的一篇「郵件文章」，作者是一位大V，裡面論語那叫駭人，「人渣」啊，「惡犬」啊，「噁心鬼」啊……

無啖好食 蛇年農曆七月，人稱鬼節，已過轉眼間，七月已過，又見一年一度中秋節將至。中秋乃我國繼農曆新年春節後的一個大節日。對於商家而言，又是一個黃金期賺大錢時機，可惜今年所見，有關節的促銷廣告包括酒類、高檔禮品甚至月餅等商品也失色退減了。

### 網人網事

理美美

最近網上最熱鬧的一件事莫過於以敲打大V（指微博粉絲眾多，「已認證身份」的博主）為粉，有人認為當是五十萬粉以上，薛蠻子目前的粉線量超過一千二百萬。為主要手段的網絡謠言行動，其中熱鬧中的熱鬧來自新浪微博知名大V薛蠻子嫖娼被抓。一時間，輿論雙方打得不可開交，中外嫖娼的名人多了；說一個薛蠻子嫖娼能佔用新聞聯播三分鐘，明顯是打擊報復、是有意整人，是殺雞儆猴……主流媒體及嚴肅評論員們則猛烈回擊，從各種角度抨擊報復論無事實根據立不住腳，諷刺薛蠻子等其身不正，沒有立場談道德，更不能起到示範文章的作用。

此行為來港，主旨是來送小女讀書的。坐地鐵趕趕趕，趕到香港中文大學，讓我瞳孔放光，這所世界名校，建在一座大山上，幾乎佔了整個大山，環境尤其漂亮，山疊疊，樹青青，坐其校內免費大巴，躍上葱龍四百旋，一旋或是一處文化聖地，在這裡華麗轉身，轉身皆華麗，不宜爽心乎；行至山頂，山的那一面是大海，依山傍海之地，有一處學術殿堂，嗯，看上去爽，想起來更爽。中大真大，找了半天，都沒找到小女就讀之處。

無啖好食 儘管內地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出口術，聲稱打邊爐政策不手軟，力求樓市平穩健康發展。事實所見，內地樓價不跌反升，樓市十分暢旺，所謂「天價」地日有見。無他者，人民收入不斷增加，人民因勢利導也開始搶錢了，如此一來，積蓄財產不放心。買股票嘛，內地股市多，銀行理財產品嘛，不放心。買股票嘛，內地股市多，銀行理財產品嘛，不放心。買股票嘛，內地股市多，銀行理財產品嘛，不放心。

### 幼稚V與腦殘粉 (上)

離微

為了寫這篇文章，小理又重新把注意力暫時轉回微博——事實上，小理已經棄博很久了。而說到逃離微博，也許可以放下薛蠻子，講這一段。小理至今仍保留二〇一〇年寫「微博元年」稿件時的小微，然而，僅僅一年之後，小理已經不怎麼上微博了，原因很簡單：太太誤工。或者可以用同樣已經淡出微網的網絡名人和菜頭的一段話來說得更明白：「微博讓入易怒、易挑釁、易輕信、無法專注……微博是無需做思考的地方，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最恰當的反應才是最重要的，反應勝過一切，表態高過一切。」

事實上，默默逃離微博的人有很多，而且說句往臉上貼金的話，越靠譜的人逃離得越多。今年六月，社科院發佈《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3)》，當中提及：中國微博用戶整體呈現學歷低、年紀輕、收入低的特徵，其中高中學歷以下佔百分之七十四點八，低收入和無收入群體是絕對主流用戶。而今年年初，市場研究機構Global Web Index的調查同時指出，新浪微博的用戶活躍度下降了百分之四十。逃離的這百分之四十先不研究了，這些人大抵是深知時間成本的寶貴而抽身微博去做更「正經」的事了。那麼，剩下的這依舊活躍的百分之六十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小理琢磨了一下，覺得很可能是以下三類：到處控料或習慣於保持敏銳嗅覺的新聞業者，大V和想成為大V的人，以及前文調查中提及的社會經濟階層不高的屌絲族群。

沒想到，真沒想到，在香港，居然碰上了魯迅先生。坐上香港地鐵，我的眼睛首先盯車門上方，若是地鐵過了站，地鐵將我送到哪裡去？突然走進另一種體制裡，我確有異鄉感，找不着東南西北，那可是麻煩死了——在香港真是錯誤不起的。上地鐵，人家是低頭看報，我是抬頭看車門，卻讓我驚訝了一下，車裡有魯迅！

魯迅是日見人少了。我們的課本，將魯迅作品一撤再撤，魯迅雖沒遠去，卻有漸漸消形的跡象——魯迅終究沒消形，甚或在書本裡影像幢幢，可是，離開書頭，到田間地頭，到城市街頭，到地鐵裡頭，甚至到大學校園牆頭，你見過魯迅嗎？這些年來，也算去過了好些城市，自詡文化之都者，不知凡幾，卻是真沒見過魯迅。而在香港，在萬頭攢動的地鐵裡，卻看到了魯迅先生個影。

### 屠狗史上交接中人

杜亦道

「仗義多屠狗輩，負心每是讀書郎」，早年張堅庭談浸會編導班時，香港電台徵用他為實習導演，暗薦他入旺角差館做反黑組幹探，那時張堅庭有一幹探同事準督察英倫有型，有「拆家」叫手送散裝毒品給她，常常故意叫通訊男督察察男友手下去拉人立功，男友則認為她犯了黑社會大忌，常常不忍去抓捕，這一着變了屠狗輩為情甘受罪，當兵的不忍拖女友下水，是兵賊奇妙之組合。

內地剛出來之「大陸仔」做劊子手「殺手」，而紡織廠上海老閩之老婆竟也是「屠手」之一，和阿杜成了男女雙殺手。初時老閩之小老婆，知丈夫一家人愛吃狗肉，紡織廠旺紗廠男工常向青山灣坊買些三十斤「狗肉」給我屠男工。初時用的就是內地古法，用繩把「菜狗」加上迎頭大棍打暈，就落汽油筒改裝的滾水鍋煮，處理乾淨後，大鐵鍋炒去骨，再下南乳、片糖、薑蒜、腐竹炆炆狗肉，這一股香噴噴真的「神仙企不穩」了，在工廠中這屠狗漢做久了，就自我發明「較文明」之「殺手」法，宰狗前用放棉紗之麻袋塞入，紮好出口放進全個汽油筒滾水，蓋上筒蓋半小時就兵不刃狗命歸西，一眾公認這方法算文明。阿杜做此「狗殺手」做足一季，一九七三年香港正式禁宰狗，在下這屠狗生涯就完結了。而本人就在開口交接間成了最後一代屠狗人，做了多少時代交接的工作，無端端成為歷史中人也。現今社會文明，不再有一「狗殺手」了。愛狗之人可放心。

百家廊 劉誠龍